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法刊評美侵越战争失敗及其影响

《代价沉重的错误》

【本刊讯】法国《世界外交月刊》七月号刊登了弗朗索瓦·翁蒂的一篇文章，题为《代价沉重的错误》，摘要如下：

在 美国人看来，尽管他们的陆军在逐渐撤退，但是战争仍在印度支那继续着；不过，这一场战争从现在起好象要变了。

一切曾经都是为了在南方使越共瘫痪和在那里使北越的军事行动变得不可能：参战的军事力量直达到五十万人，大规模轰炸北方，建立坚固的村庄，广大地区的强迫撤退，心理战活动，使农作物落叶和毁坏，预期的这些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美国人最后的一些行动：进攻柬埔寨和老挝南部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本来都是为了把对手置于失败境地。

诚然，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努力曾使北越军队和越共遭受到可怕的损失，但是，这既没有消灭他们，也没有粉碎他们的抵抗。只要越南人还将得到苏联，人民中国和东欧各人民共和国的物质和技术支援，它就将还是如此。

在这个漫长的战争之后，问题将象开始那样又提出来：只有政治解决才能

使冲突迅速结束。

在此之前，美国正在逐步地从它毫无希望取胜的一场战争中脱身。

只有当人们剥夺一个民族求解放的一切希望，只有断绝它的一切外部援助，才能使一个热爱独立的民族屈服。

美国支持阮氏萍七月一日在巴黎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反应表明，在华盛顿，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一计划。

尽管政府为防意外进行了种种预防，但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果对美国在各方面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政治，军事，财政和外交。

在国内，舆论第一次因为一场战争发生了分裂，更为严重的是，舆论开始对在干预越南时采取最重要决定的作法发生了怀疑。

【纽约时报】和其它报纸对先后在战争中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各届政府的揭露，引起了其一切后果还

无法预料的骚动；然而已经明显的是，反对继续战争的潮流加强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业已证明：火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胜利，“历来最大的军事强国”未能战胜一个英勇的小国人民的抵抗，游击队可以击败一支拥有各种现代化武器的正规军。

主要的财政后果是美元的动摇；美国的国际收支之所以出现逆差，这首先是因为在远离基地数千公里的地方进行的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消耗。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干的，更是建筑在毫无根据的假设之上的种种动机。我们今天知道，为了阻止人民中国和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美国各届政府才投入这一场战争，但河内昨天和今天一样都没有准备成为中国或苏联的一个卫星国。

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失，美国优秀记者之一在访问世界

庭艳和他的兄弟表示要考虑同河内进行接触时，华盛顿竟然赞同对他们发动一场政变。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著名的秘密历史报告清楚地说明，美国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中仅仅考虑他们认为是美国利益的东西，丝毫不考虑越南人民的利益。越南人民对这种政策应付出的代价似乎并不使他们担忧。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形象，对它来说，既不是动人的，又不是有利的。它的政治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因此受到影响，以它为头面国家的西方世界也都要承受这种形象的后果。

美国在物质方面仍然是地球上最强的国家，但是，现在人们知道，这种强大有局限性，它在意识形态上削弱了，因此在国外和国内都失去了一张王牌，失掉青年的热情支持所给予的力量，正在形成的十国的欧洲，应该汲取它的教训。

主要国家之后于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忧郁地谈到了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旗号，在西贡依靠那些其制度丝毫不民主的人。由于美国报纸的揭露，现在人们知道，当吴

美报文章《尼克松要求对重大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

美报说“正在形成的尼克松关于越南战略是：当然撤退——但要在有利的条件下这样做”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十二日刊载理查德·比斯顿从华盛顿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尼克松要求对重大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本周将开始就关于越南，中国，中东和巴基斯坦的一系列重大对外政策进行研究。

尼克松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助手基辛格将于本周初在西部白宫同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一起进行研究。

在越共最近提出了七

点和平建议后，进行这些政策研究有了新的紧迫性。北越一直在通过外交渠道告诉美国，这些建议是使美国“挽救面子”而不遭到丢脸的失败的一个机会。

预计，尼克松总统将于本周宣布美国是否支持在不要求驱逐福摩萨的情况下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主张。

这个建议是总统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最近提出的。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局势越来越感到不安，尼克松准备根据基辛格同印度

和巴基斯坦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研究那里的局势。

尼克松还将讨论在关于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的临时建议方面是否正在取得进展。

罗杰斯在本周将参加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并将于十七日乘飞机去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讨论。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日刊载该报记者库恩泰·谢尔登发自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正在形成的尼克松关于越南的战略：“当然撤退”——但要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样做》，摘要如下：

美国人民得到了一卷又一卷的泄露越南战争的起源的文件，一时消化不了。对比之下，美国人民得到的关于尼克松总统的从越南脱身的计划的材料比较少。

但是，一项折衷的和平方案的内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了。现在，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这个时间比政府所预料的要早。很可能的是，只有在美国放弃为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制定的条件的情况下，同越南直接有关的问题才能解决。

国会不想参与美国在柬埔寨和老挝进行的任何新的战争。国会已严格限制美国在这些国家卷入的程度，尼克松已答应将不再派美国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假定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和平计划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一些官员仍然认为这个计划只不过是宣传——那么为什么现在改变主意呢？

尼克松政府可以宣称：目前的事态发展确实是它的逐步从南越撤退的政策的一种胜利。

基辛格预定于今天晚上离开这里回美国去。

【美联社巴黎十二日电】基辛格今天早晨抵达这里，就越南问题的和谈的进展情况同基辛格进行商谈。

今天晚些时候，基辛格会见了参加和谈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戴维·布鲁斯大使。

外电说基辛格的建议将起关键作用

尼克松对印支政策的研究“已接近重要阶段”

【路透社圣克利门蒂十一日电】（记者：哈里·尼克松）尼克松总统在越共提出最新的越南和平建议后，今天已接近对印度支那政策进行重大研究的至关重要的阶段。

总统顾问基辛格定于十三日在这里的西部白宫向尼克松汇报。

白宫发言人表示，计划对付越共提出的外交倡议的工作正急速进行。说

总统这几天都要集中考虑对外政策。

基辛格看来将在确定美国对付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的态度方面，起关键的作用。

预料他在同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会商时将提出美国所要采取的态度。

没有迹象表明，总统愿意同意接受他所说的把越南仓促撤出作为使美国战俘获释的代价而使美

美  
军  
方

美军在印支战场伤亡三十五万余人

十年来损失各种飞机共计七千八百多架

透  
外  
露  
刊

美帝在印支战场投弹量超过二次大战和侵朝战争投弹总和

二次大战和侵朝战争投弹总和

【合众国际社西贡六月二十四日电】美军司令部今天宣布：

加上最近的数字以后，美军在印度支那的死亡总数已接近五万五千大关。到上星期六（十九日）为止，美军作战阵亡人数正好是四万五千三百名，非作战死亡人数是九千六百一十名，总计五万四千九百一十名。自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美国政府开始报告印度支那伤亡人数以来，共有三十万零三百三十八人受伤。

记录表明，南越政府军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人数的非官方数字现已达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五名。

【美联社西贡十一日电】美军司令部一项公报说，自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以来，据报告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损失的美国飞机总数已达七千八百四十九架。

【本刊讯】据美国《武装部队杂志》最近报道，美军在印支战场上因飞机被击落而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占侵越美军战斗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比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九增加了近一倍，比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七年的平均数百分之七增加了一倍半。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刊物《亚洲通讯》最近根据美官方的材料透露，美帝在侵越战争（一九六五——一九七一年二月）中的投弹量已经达到了五百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九十二吨，为侵朝战争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投弹量总和的两倍。侵朝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投弹量分别为六十三万五千吨和二百零五万七千二百四十四吨。

# 外电报道 莱尔德同朴正熙会谈

朴正熙叫嚷南朝鲜必须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要美帮助傀儡军队  
“按计划实现现代化”

【法新社汉城十二日电】正在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今天同南朝鲜总统朴正熙举行了四十分钟会谈，然后在后者的官邸共进午餐。

可靠人士说，韩国总统警告说不要低估北朝鲜军事上侵入南朝鲜的能力和准备，并强调必须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以遏止北朝鲜的威胁。

据悉，莱尔德向朴正熙总统解释了美国和中国最近关系和缓的行动和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必要性。

今天下午，莱尔德同韩国国防部长官丁来赫，将就诸如减少目前南朝鲜六十万武装部队的数量和加速韩国军队现代化以弥补根据尼克松主义从南朝鲜撤退美国地面部队等问题，开始进行两天详细的讨论。

【合众国际社汉城十二日电】南朝鲜总统朴正熙今天对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说，对北朝鲜共产党人非常难以预测，因此美国应该帮助南朝鲜按计划实现军队现代化。

总统的一位发言人说，朴正熙说：“鉴于北朝鲜共产党人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那种认为北朝鲜没有俄国或赤色中国的

支持是无法发动武装挑衅的乐观估计是站不住脚的。”

朴正熙追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北朝鲜炮艇劫走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和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北朝鲜战斗机击落一架美国E C -121型侦察机的事件。

朴正熙说：“尽管在世界其他地区可以看到设法缓和紧张局势的活动，朝鲜半岛上却仍然存在着紧张的因素。因此，我们正在继续努力建立自力防务。”

朴正熙对莱尔德提出要求说，“为了配合(南)朝鲜建立自力防务的努力，美国要支持朝鲜武装

力量的现代化计划，使其能在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旨在提高南朝鲜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现代化计划预定五年完成。这个时间表是双方在美国去年夏天决定把驻朝鲜美军削减三分之一(减至四万三千人)以后商定的。

莱尔德在同朴正熙会晤以后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国防部大楼举行的安全协商会议。

莱尔德在会上说，这样的联合磋商突出地说明了尼克松主义的合伙原则。

国防部长官丁来赫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说，北朝鲜共产党人“仍然抱

有在时机有利时推翻大韩民国政府和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梦想”。

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凯恩海军上将提出了他关于两国面临的威胁的分析，南朝鲜方面提出了对北朝鲜的威胁的一项详细而全面的分析。

正式公报说：“两国代表团在这一天的最后活动是共同讨论了威胁，并且表示双方继续决心保持足以遏制侵略的强大部队。”

【合众国际社汉城十二日电】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和韩国国防部长官丁来赫今天在美国—南朝鲜年度安全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举行秘密会谈。

## 莱尔德窜到非军事区以南视察美伪军

路透社说他还在一个哨所窥伺朝北方地区

【路透社汉城十二日电】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到这里的第二天视察了非军事区以南的美国和朝鲜军队之后，今天与朝鲜政府进行两天的防务会谈。

昨天，国防部长莱尔德视察了由于今年美国军队的削减而派驻在整个一百五十一英里长的朝鲜非军事区的朝鲜军队，现在

只留下了四万三千美国军队。他视察了非军事区西段以南的一个观察所——这个地区一直到今年三月是由美国第二步兵师驻守的。他用望远镜透过标志着非军事区的南部边界的铁丝网观察了北方，然后，他视察了现在驻扎在汉城以北的一个后方阵地上的美国第二步兵师。

【路透社汉城十一日电】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今天结束了对美国和朝鲜的军事基地的安排得很紧的访问——并隔着非军事区看了共产党北朝鲜。

莱尔德在把两个朝鲜分开的非军事区西段南侧的奥马尔观察哨所用望远镜隔着铁丝网看了一看对面。

共同社报道

## 《美韩将商讨把冲绳的核武器移往韩国》

【共同社东京十二日电】题：美韩安全保障协商会议也将商讨把冲绳的核武器移往韩国问题

共同社汉城十二日消息：据合同通讯社十二日援引韩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第一次美韩安全保障协商会议上，预定讨论把贮存在冲绳的美军战术核武器的一部分移往韩国的问题。据说，美国方面的意向是希望在归还冲绳以前就实现这种迁移。

关于把冲绳的战术核武器移往韩国，台湾，关岛等地的说法，是《纽约时报》在六月十六日报道的，而韩国方面为了增强防卫力曾表示了欢迎的意向。

由于驻韩美军的大幅度削减，随着冲绳施政权的归还而把该基地的核武器的一部分引进(韩国)问题，以及关于日本对亚洲和远东防卫“扩大分担论”的抬头等等，联系到日美两国的利害关系，远东形势正在瞬息万变，韩国现在正处于直接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的地位。

据说，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把这些战术核武器大量移往象韩国这样的前线基地去，而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把其中大部分都撤到关岛和美国本土。

此间的观察家认为，把这些战术核武器移往韩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韩国方面还希望在冲绳的施政权归还以后仍坚持冲绳的美军基地和韩国军“直接联系的方式”，并且打算要日美两国确认这一点。佐藤首相一日在汉城已经就这个问题同韩国的朴总统进行了会谈。据韩国政府方面宣布，佐藤首相已经告诉朴总统，说如果韩国发生紧急事态，冲绳的军事制止力量将一如既往发挥机能，表示“事前协商”不会成为障碍。

因此，韩国方面指望，只要美国作出保证，日美两国就会使冲绳作为对韩国的支援基地而维持其机能。莱尔德部长十一日在动身访韩前在羽田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日本是否对台湾，韩国等的防卫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任务要由日本自己决定。

据勃列日涅夫说，和西方商定裁军可“为建设腾出大量资金”。因此苏联“准备就限制军事开支达成一项协议”。

除了纯军备负担以外，莫斯科在世界上承担的义务要花费数十亿：供应给越南的东西，给古巴的补助，为了确保埃及的忠诚(新的贷款：五亿多美元)。

这样，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看来是值得考虑的：莫斯科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将来还用会严重损害苏联形象的坦克来反对叛逆的东欧人是不合算的。苏联不再排除从外国撤军的可能性看来是可以想象的。

它的前提是其他国家作出挤进去的保证，而且尊重欧洲的边界。柯西金说了上述这番话。

## 西德《明镜》周刊文章《欧洲的新时代?》

认为苏修内外交困，提出裁军建议是“认真”的，前提是其他国家保证“不挤进”东欧

【本刊讯】六月十四日出版的西德《明镜》周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欧洲的新时代?》，摘要如下：

苏联在东欧各国的军队和苏联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要花费莫斯科迫切需要生产消费品的数十亿卢布。因此西方外交官认为苏联提出的铁幕双方减少军队的建议是认真的。

也许克里姆林宫领导内部的鸽派和鹰派力量均等，以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用两个舌头来说话。

因为军队驻在东欧会使苏联和驻在国发生冲突，所以谈判就显得更为迫切。从长期看，这些冲突对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显然代价是太高了。

莫斯科在东欧的斜堤建立将近二十五年以来已经不牢靠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早已脱离了，罗马尼亚党的首脑齐奥塞斯库在北京被当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战士而受到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没有乌布利希——也对它的苏联美

父显示出自信的感觉，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俄国的军队监督着友情。

莫斯科对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的暴乱，一九六八年布拉格的暴乱以及一九七〇年但泽(即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暴乱的反应越来越克制。保加利亚——迄今苏联最忠实的盟国——的党在三月份谈到工人抗议的“紧急事实”。

自从由于发展军备而放弃消费的做法，不再能用德国的威胁来辩解以

来，苏联就按照波兰党首脑盖莱克的样子，通过物质上的让步来平息本国工人中的不满。

苏联军队的占领费也使东方集团苦恼。华沙有人这样说，是盖莱克提出了削减部队的建议：他需要钱来执行他的消费计划。

然而增加消费品生产所必需的“巨大资金和资源”(勃列日涅夫三月在党代会上这样说)是有限的。和西方协作是要加快技术的进步和导致进口。

## 罗刊批评经互会要成员国的经济专业化

说专业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对成员国是有害的

【南通社布加勒斯特六月七日电】罗马尼亚杰出的经济学教授伊里耶·勒杜列斯库认为，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的狭窄专业化，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从经济和政治上说对社会主义各国是有害的。

勒杜列斯库在《经济问题》杂志发表的文章中

断言，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专业化是违犯社会主义各国的独立，主权和自由决定其国家和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的。

任务的这种划分和把罗马尼亚当作经互会里的农业生产者的看法早就被抛弃了。这里强调指出，罗马尼亚遵循了工业发展

的途径，它现在是世界上工业发展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它每年工业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罗马尼亚事实上是要求从各个国家在经互会一体化中的利益出发。这就是相反趋向的鼓吹者称之为罗马尼亚的态度民族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内容。

南通社报道保当局规定南旅保人员必须兑换保货币

## 《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情》

【南通社索非亚十日电】题：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情

保加利亚海关官员从今天上午起执行保加利亚当局的一项新决定，根据此决定，所有南斯拉夫公民在越过边界时，必须最少把一百第纳尔以七点五第纳尔对一列弗的比率换成列弗。

这一措施毫无疑问将对两国间的旅游产生消极影响。这就是说，去保加利亚呆两三天进行休息，游览古迹，探亲访友的南斯拉夫将减少。今天已有一些挂着南斯拉夫牌照的汽车从季米特洛夫格勒的边界隘口掉头开回尼什去了，它们最初是从那里动身，想要去索非亚的。尽管第纳尔贬值和南斯拉夫物价上涨，以七点五第纳尔换一列弗，对南斯拉夫公民仍不合算，因为来到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公民愿意在直接兑换中以一列弗换几乎不超过上述金额一半的钱，这实际上是两种通货价值之间的实际比率。

应该指出，关于强迫换钱的条例是只对南斯拉夫实施的，而且南斯拉夫公民不能用列弗支付旅馆费，如果他们没有一份官方的证明，说明他们的列弗是以第纳尔，美元，马克或一些其它可兑换的通货兑换来的话。

去年有四十万南斯拉夫访问了保加利亚，这等于访南的保加利亚人的十倍。

## 罗通社报道 齐奥塞斯库会见伊巴露丽

【罗通社布加勒斯特五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今天会见了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后者应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目前正在访问罗马尼亚

【罗通社布加勒斯特七日电】西共主席伊巴露丽结束了在罗的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离开这里。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尼古列斯库—米齐尔等人到机场送行

# 摩洛哥国王谈摩发生未遂政变情况

## 说这次未遂政变是得到外部支持的

【法新社拉巴特十一日电】哈桑国王今晚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晚以前行刑队将处决发动昨天的未遂政变的军官们。

哈桑国王说，所说的政变头目和王宫侍卫队队长艾哈迈德·马德布赫，在进攻中曾建议把国王护送走以及同叛乱分子谈判。国王又说，“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国王列举的政变头目有马德布赫将军，哈穆将军，穆斯塔法将军，布格里内将军以及阿巴布上校。

哈穆将军是国王的姻兄弟。

哈桑国王对记者说：“我们知道，这次政变是得到外部的支持的，因为有六百名摩洛哥人去我们驻开罗的使馆要求把他们的护照合法化以便回国。这意味着是叛乱分子要求他们回国的。”

记者问国王对这次政变的性质是怎么看的，他回答说：“依我看，这是按照利比亚的方式进行的。一次政变，这次政变是有错误的，是不完备的，是有缺点的，是幼稚的。”

国王在再次谈到利比亚时说：“我昨晚谈过我对利比亚的行为的看法。今天我坚持这种看法，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我今天比昨天更加称得上是一个国王。”

国王说，内政大臣穆罕默德·乌弗基尔将军正率领一个装甲旅攻打叛乱分子的最后的抵抗中心。德里斯将军行使王室参谋长的职权。

哈桑国王说，他已经收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支持电。

他昨晚同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的电话谈话是“十分令人宽慰的”。

布迈丁主席的特使国务部长贝勒卡塞姆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儿子以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大使一起，参加了今天的记

者招待会。

哈桑国王说，策划军事政变的组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组织。”

他说，如果他们的政变得逞，他们就打算迫使他去电视台宣布他同意他们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这位国王还说，阴谋者在占领陆军总部后，打算轰炸首都和斯基拉特海滨。

国王在扼要叙述昨天的事件时说，在马德布赫将军被“偶然”打死，叛乱分子恐慌起来。

国王还说，这是这次未遂政变中的转折点。

后来，叛乱分子犯了退出王宫这个“极大的错误”。

【美联社拉巴特十一日电】至少有三十名国王的客人和大约一百五十名叛乱分子在五小时的叛乱中被打死。国王说，政变领导人马德布赫是他自己的士兵在处决站在他附近的一个人时被偶然打死的。

他极其轻蔑地谈到他称之为笨拙的“利比亚式政变”，并且暗示，政变领导人可能同埃及有联系。

哈桑对他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声援表示给予热烈的赞赏，并且把这种情况拿来同利比亚革命政权的敌视态度相比，利比亚政权在这个阴谋失败前不久通过电台向政变表示祝贺。

国王说，还有一些叛乱分子仍在拉巴特的部分地区孤立据点进行抵抗，他已要内政大臣乌弗基尔亲自指挥一个装甲旅来消灭这些据点。

哈桑说，他已任命前武装部队总监德里斯·本·奥马尔同乌弗基尔一起暂时承担全部职权。首相拉腊基仍主持政府工作。

国王说，政变领导人向全国士官学校的一千四百名学生分发了某种效力很大的毒品，然后要他们攻打夏宫。

国王说，有些学生带着装在小瓶里的毒品。目前正在对这些毒品进行分析。

马德布赫曾经组织了部分的庆祝国王生日的活动。他穿着便服与客人们呆在一起。当这些学生们冲进王宫，疯狂进行射击时，他立即对他们进行指挥。

国王说，在这些招募来的人认识到他们上了马德布赫的当时，政变便失败了，因为马德布赫说，国王成了他自己客人的囚犯。

哈桑在回答有关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定于七月二十五日前来进行一天访问的问题时说，“仍然十分欢迎这位副总统前来访问，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要让他决定他是否仍然希望前来访问。”

官方的摩洛哥通讯社说，摩洛哥完全平静。

【美联社拉巴特十日电】军队的军官团长期以来就谣传分裂成了三派——毫无疑问的效忠国王派，亲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派和一些钦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极左派。

## 摩一些城市举行支持国王的示威游行

### 摩宣布发动政变的领导人已被逮捕或打死

【法新社拉巴特十一日电】在昨天流血的未遂政变之后，成千上万的摩洛哥人今天在摩洛哥的主要城市的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在支持国王哈桑二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高呼“国王万岁”和“我们用鲜血保卫君主政体”等口号。

在丹吉尔举行了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忠于国王的示威者抬着国王的巨幅画像在街头游行。

【路透社突尼斯十一日电】在昨天政变阴谋之后，摩洛哥的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和非斯的示威者们宣布他们忠于哈桑国王。

【美联社拉巴特十一日电】政府今天说，昨天反对国王哈桑二世的未遂政变的所有头目都已经被打死或逮捕，还说，在国王的斯基拉特夏宫的炮火中有二十八人被打死，三十八人受伤。

据报道，四名将军和两名校官被捕。

【路透社拉巴特十一日电】新闻部今天说，大约有七十名叛乱的军人被打死。

新闻大臣艾哈迈德·塞努西对路透社记者说，（叛乱的军人）在同王室军队进行的枪战中，有七十人被打死，王室军队已把他们从拉巴特的电台，陆军总部和内政部里赶出去。

他说，在今天上午接管了政府的三个部之后，捉到了六百五十九名俘虏。

【路透社拉巴特十一日电】官员们说，摩洛哥所有机场今天都开放正式通航，旅客们都能按正常的预定时间起飞离开这个国家。

## 以色列报纸就摩局势发表文章说“俄国人在背后支持摩未遂政变”

【法新社巴黎十一日电】以色列报纸今天说，有许多迹象表明，俄国人在背后支持昨天的推翻摩洛哥国王的未遂政变的。

特拉维夫的晚报《新消息报》认为，这次政变企图是“苏联向北非渗透的一部分”。

这家报纸还说：“苏联特务通过他们在埃及，

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人进行活动，而这些人自己又利用他们在摩洛哥的特务进行活动。”

该报主笔说，这次失败不会妨碍苏联进行渗透的长期计划。

他警告说：“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不觉醒的话，它是否能挽救它剩下的势力是值得怀疑的……”

## 基辛格结束在巴基斯坦的活动前往巴黎

行前与叶海亚举行第二次会谈，讨论“越南战争和印巴关系”等问题

【美联社拉瓦尔品十一日电】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在同叶海亚总统和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进行了四天会谈之后，今天离开这里前往巴黎。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基辛格离开之后对记者们说，他带来了尼克松给叶海亚的信，但是这封信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他还说，基辛格同叶海亚和官员们的会谈包括总的国际局势以及印度次大陆当前的局势。

他说：“在我们的会谈中，鉴于在巴黎举行的财团会议的情况，我们谈了我们对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的看法。”

他说，叶海亚在最近向全国作的广播讲话中已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巴基斯坦对于外援的态度，现在要由世界银行来考虑了。

叶海亚说，巴基斯坦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巴基斯坦

主权的任何外援。

发言人说，官员们还向基辛格谈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敌视态度”。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十一日电】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基辛格今天下午从纳蒂亚加利到达这里，并在总统府同叶海亚共进“工作午餐”。

有人问，基辛格是否转交了尼克松总统给叶海亚的任何信件。他回答说：“是的。他转交了。”

发言人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这是两个国家元首之间正常的信件来往。”“信件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

这是基辛格在这里三天期间同叶海亚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有人问，基辛格这次来是否是想探索在东巴一印度边境派驻联合国军的可能性以避免两国可能发生的任何武装冲突。这位发

言人回答说，基辛格只肩负着“了解情况的使命”。

他说，基辛格和叶海亚在会谈时详细讨论了国际问题，如越南战争和印巴关系。

他表明，基辛格在整

## 南通社评基辛格的印度之行

说美印关系没有因此好转反而有点恶化

【南通社新德里十日电】由美国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基辛格递交给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一封信，丝毫也没有有助于改善由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而受到影响的印美关系。

这里的人们在推测，这封信中对有关（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问题没有作任何的解释。美国总统在给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信里，对于与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有关的，而国

个会谈期间（包括会谈东巴局势时）都没有进行调解工作。

他说，在会谈时还提出了经济援助问题，基辛格了解到了巴基斯坦对援巴财团最近采取的“拖延战术”的反应。

他说，在回顾双边关系时，经济援助和武器援助成了主要的话题。

他还说，巴基斯坦已多次表明，她不会接受附带政治条件的任何援助。

共同关心的某些一般性问题，给与了最大的注意。

此间观察家注意到，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今天并没有比基辛格访问以前有任何好转。情况看来甚至是这样，美印之间的关系还稍稍有点恶化，特别是在美国国会透露西巴的援军是由美国舰只运往东巴的，以及尼克松政府预定要向巴基斯坦提供总数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的事实以后。

## 卡扎菲就摩局势同布迈丁萨达特通电话

### 萨达特派尾利携带给摩国王的信前往拉巴特

【路透社十二日电】在黎波里，一位官方人士透露，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十日晚曾就摩洛哥局势同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数次通电话，还同埃及总统萨达特通了一次电话。

【法新社拉巴特十一日电】的黎波里电台报道，利比亚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阿瓦德·哈姆扎已去阿尔及尔就摩洛哥局势与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进行磋商。

的黎波里电台的广播今晨延长一小时，报道政变的消息和叛乱分子在拉巴特电台发表的声明。的黎波里电台在广播这些消息的间隔期间播送军乐，而停止了正常的节目。

【法新社开罗十一日电】开罗电台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私人代表尾利，今天携带着萨达特总统给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一封信离开这里前往拉巴特。

萨达特总统今天分别接见了摩洛哥大使阿卜杜勒·拉蒂夫·拉拉基和利比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政部长哈米迪。

**利比亚要摩洛哥政府对利使馆和侨民的安全负责**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十一日电】的黎波里电台说，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今天召见摩洛哥驻的黎波里大使，并对他说：“摩洛哥政府对利比亚驻拉巴特的外交使团的成员以及居住在摩洛哥的利比亚侨民的安全负有责任。”

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马格里布阿拉伯新闻社报道，摩洛哥陆军部队包围了利比亚驻拉巴特的使馆。

## 法新社评述阿联《金字塔报》十一日文章

【法新社开罗十一日电】《金字塔报》今天在一篇题为《刽子手乌弗基尔当政》的文章中激烈攻击这位摩洛哥内政大臣。

这家报纸说，乌弗基尔将军是“摩洛哥最危险的人”。它说，他在对被禁止的左翼政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的成员采取警察行动中使用的拷打和恐怖的方法

虽然《金字塔报》没有提供政府对昨天拉巴特未遂政变的任何反应，但是第二次出版的这家报纸上仍然有一个标题说，哈桑国王死了以及宣布成立共和国。只是对社论作了修改。

【消息报】报道，昨晚埃及外交部里活动频繁，因为官员们在注视着摩洛哥局势。

罗德里克  
访华报道

# 《中国的今昔》

【美联社中国广州四月十八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题：中国的今昔

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在延安时的情景……

现在，完全出人意外，在要美国人离开这个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之后过了二十年，一些美国人再次又成了客人。

过去紧闭的门现在呀的一下打开了，从这个门里走进了一个体育代表队和一些美国记者，其中包括我自己。

欢呼，鼓掌，这些几乎使人感到不知所措。然而，普通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是很诚挚的。当然，事先已经传出话去，说美国人要来了，要好好地对待他们。

但是，非常明显，我们所看到和遇到的中国人是衷心地欢迎政府的新路线的，不论它可能具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酒瓶的塞子被打开了，而瓶里的酒则由于年代久远而更为醇美了。

这个结论是否太乐观了？也许是。现在还没有谁能预测未来。但是从目前来说，看来美国人不可能做什么坏事。

人们告诉你：  
“非常不幸的是，你们的政府是这么顽固。但是我们一贯珍视与美国人民的友谊。”

星期天我到了一个距广州两小时旅程的农业公社，受到了我们已经渐渐知道一定会得到的欢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乘坐的小草在离广州较近的另一个公社前面出了故障，我同路过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攀谈，他是该公社的一位年轻的教师。我问他对美国人有什么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美国人很好。”在中国呆了一周就作出全面的结论未免过于冒昧。我只能根据我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这些城市周围地区的所见所闻进行报道。我可以对道德状况，政治气氛和教育情况作出一个评价。

二十五年前，中国是贫穷和落后的。它已取得了进步，但仍然是世界上的穷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进行了——而这里的共产党人说正是由于进行了——一九六九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工农业产量已有了异乎寻常的增长。

但是，对于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估计七亿二千万——的国家来说，它还不是它应该是而且在将来非常可能成为的那样一个经济大国。

昔日，在所有这三个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很明显的。

上海一度曾是亚洲的“罪恶城市”。在那里，乞丐们向脚穿高跟鞋，身着诱人的长衫（一种开衩很高的裙子，现在在大陆上已经绝迹）的太太们乞讨铜板。那时的上海是一个充满了食不果腹的黄包车夫，肮脏的贫民窟和濒于死亡的穷人的城市。

在百老汇大厦外面（我曾在那里住了一年）停泊着许多小船，船里挤满了饥饿的和接近饥饿的人，神气十足，营养良好的美国人都转过脸去，不忍一

睹。贫富之间的悬殊是惊人的。

今天，大街上已经没有了乞丐，没有黄包车，没有快要饿死的穷人了。那些小船也从上海的苏州河上消失了。

污秽的情景已被一派整洁而简陋的景象所代替。富人和很穷的人现在已不再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普遍一致的状况。一度悬殊很大的贫富两极的差距现已缩小。华美的服装和槛褛的衣衫都已被蓝色和草绿色的布衣，布帽和胶底鞋所代替了。

在一度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馑的地方，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吃得饱——至少在我访问过的地区是这样。普通人看上去是强壮，健康而满足的。

在那些大居民中心已盖起了一些新的房屋。但是，现在仍在使用的旧旅馆，办公楼，政府建筑物和普通住房的数量却多得惊人。如果说一直在大兴土木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太明显的。

与二十五年前不同的是：即使是最陈旧的房屋也极其干净，并且维护得很好；这种事对昔日的中国人来说该是很稀奇的事情。街道是洁净的，没有垃圾和废物，即使是通往农村的漫长大道也像是管理得很好的林荫大道一样。

也没有多少苍蝇。这对老中国通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中国人吃饭，谈话的时候对于停在他们脸上的一群苍蝇就像毫无所感似的情景。

最后，今天中国的士兵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男儿，他们自豪，营养良好，纪律严明，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的精华。而在旧时国民党人统治的大陆上，年轻的中

【法新社香港六月一日电】英中贸易理事

会主席约翰·凯齐克今天在这里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领袖，他受到人民的崇高的尊敬，他的地位看来是很牢固的。

凯齐克在对华南和北京进行了六个星期的访问后回到香港时说：“在这里，你可以听到这些事情，但是，在你访问中国之前，你不可能真正的了解它。”

他说，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而且看到这次旅行“对中英关系来说是很令人鼓舞的”。

他说：“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其中包括我们国

## 英中貿易理事会主席談訪華觀感

家，现在有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同中国这个富饶的国家的人民发展友好的关系。”

凯齐克说，从我所看到的来说，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稳步的前进。

工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生产线和设备的一些部分不能和西方相比。生产的产品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农业正在欣欣向荣。连续获得了九年的丰收，中国人相信，第十个丰收年即将到来。凯齐克说，他认为他们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杭州周围的平原种着

国人是被人用绳子绑着，经过大街拉到征兵站去的。见到过这种情景的人是很少能迅速忘却的。

显然，政治制度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的改变。可偷的东西少了，偷盗现象也少了一——在这次访问中，我把我所住的旅馆房间的门窗整天地开着。但那并不是说不存在犯罪活动了。犯罪活动确实还是存在的，显然数量是减少了。

结婚的仪式很简单，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当时必须大摆宴席，并且必须购买大量嫁妆。

离婚也有，但是人们告诉我说这种事情是比较少的，这主要是因为民事法庭总是尽可能地设法调解。

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当然，这种道德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意味着没有人染上拼命赚钱的恶习。相反，个人主义是一个讨嫌的字眼。

中国人在体育比赛中是知道怎样竞争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有些像英国人一样——比赛是为了打球，而不是为了赢球。

一切都贯穿着一种信念：他们的做法是人类共存的唯一道路。

这种信念促成了对其它制度的某种程度的不相容的态度，但是它却有助于形成异乎寻常的力量和自信心，这正是昔日的中国所缺乏的特性。

就在几年前，中国人还认为教育是有钱人的事，他们是不能从事卑贱的工作，甚至不能从事技术性的工作而弄脏双手的。现在所有这些都被扫除了。

今日之中国是技术人员的中国，是工厂工人和农民的中国——所有这些人的生活都是一种劳动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取乐的生活，他们专心致志于一项事业而不是个人的进取。

拿破仑一度说过，当沉睡的中国巨人醒来的时候，必须小心提防。

在一九七一年之际，中国已开始动起来了——而目前它还是一个友好的巨人。

值若增长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这将是大量的

庄稼，一片青葱。他又

说，北方不仅种植小麦，而且在种植稻子。

凯齐克说，美国参加对华贸易还早得很。

但是他表明，他可以预料美国终将同其他国家一起谋求机会，他觉得随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日益增长，这种机会是一定会到来的。

然而，他认为，这方面的增长将是逐渐的，而不会是惊人的。

凯齐克说，“这块饼不会是较大的一块。饼块可能切成大小不一。”

他认为，尽管如此，中国七亿人的国民生产总

钱。他认为，中国将开办国际航空业务，但是他认为，进出中国的航空旅行业务不会迅速增长。

他说，中国银行的官员对他说，其政策是在贸易中不仅将使用中国货币，而且将继续使用国际货币，但是宁愿有可能就使用人民币。

他又说，一般说，看来中国对外国的信贷和贷款并无多大兴趣。看来，他们更加关心得更多的是使他们的预算和对外贸易实现平衡。他们的工作

制度使这两者都保持很好的平衡。

## 苏宇宙航飞行员死因调查委员会发表公告

说宇宙航行员的死亡是因飞船密封受到破坏造成的，但又说飞船的结构没有破损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日电】苏联宇宙航飞行员多勃罗沃利斯基，沃尔科夫和帕查耶夫死因政府调查委员会公告：

在对“联盟—11号”宇宙飞船的飞行参数记录进行研究后确定，在下降段之前，飞船的飞行一直正常。宇宙航飞行员多勃罗沃利斯基，沃尔科夫和帕查耶夫是按飞行计划进行操作的。

在直到着陆为止的历时三十分钟的飞船下降段内，下降装置内的气压迅速下降，导致宇宙航飞行员突然死亡。医学和病理解剖学检查证明了这一点。

气压下降的原因是飞船的密封性受到破坏。对完成了软着陆的下降装置的检查表明，飞船的结构没有破损处。

技术分析推断出造成漏气的一系列推测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的分析研究正在继续中。

【美联社莫斯科二日电】西方共产党人士今晚说，三名宇宙航飞行员是因座舱突然降压和他们的血压致命地上升而死亡。

这些人士说，这是苏政府医务委员会经两天调查确定的。

据这些人士说，“联盟号”着陆舱在与轨道座

舱分开时稍微受到了损坏。他们说，在舱壁上造成了一个小孔。在制动火箭在宇宙航飞行员开始进入大气层前不久点燃时，这个小孔扩大了。

这个较大的孔使座舱突然降压，并使宇宙航飞行员血压致命地增高。

他们显然是由于所说的“血液突然冲入大脑”而立即死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日电】非苏联的共产党人士今晚说，“联盟—11号”宇宙航飞行员因座舱内突然减压使血液中出现气泡造成栓塞而死亡。

这些人还说，科学家

们推测，减压是工作舱与下降舱分开时发生的。

消息表明，这三个人没有穿宇航服，如果穿了的话本来可以保护他们不受气压突然下降的伤害。从电视上看到，在发射时，宇宙航飞行员只穿纤维工作服，戴着通讯帽。

这些人士说，在宇宙航行员的血液中发现与突然得不到氧气相一致的气泡。

【美联社伦敦二日电】伦敦《新闻晚报》驻莫斯科记者今天说，俄国三名宇宙航飞行员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当地封好他们飞船的舱门”。

通常消息灵通的记者维克托·路易斯说，对死因的这种解释是参加国葬的莫斯科科学家们提出的。

他说，这意味着设计上的缺陷引起了悲剧

### 苏人民不满苏领导集团玩忽人命

【法新社莫斯科五日电】（记者：瑞安·拉法埃利）西方空间专家预言苏联计划在今天或明天发射“联盟—12号”飞船，然而今天在莫斯科，人们对这种预言抱非常怀疑的态度。

即使导致三名宇宙航飞行员死亡的事件仅仅是由单纯的技术上的故障造成的，并且承认拜克努尔空间中心的技术人员已有时间对“联盟—12号”作出调整，但是苏联人民在这场悲剧之后所受到的巨大的打击似乎排除了立即恢复载人空间飞行的可能性。

昨天一整天，莫斯科人排着长队，鱼贯经过封入克里姆林宫墙的三名宇宙航飞行员骨灰的地点。据许多不同来源的消息说，全体人民听到这个悲剧消息起初都愕然若失。

这种心情现在又加上一种心情，就是对于那些负责“联盟号”计划的人的某种程度的集体的不满情绪，一些人认为他们或许曾以三名宇宙航飞行员的生命来冒险，以便打破空间纪录。

据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如果苏联不久再发射一艘载人空间飞船，那就表明了一种惊人的顽固和蔑视命运的态度，这同一九六七年四月科马罗夫死后表现的极端谨慎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



罗德里克  
访华报道

# 《中国的今昔》

【美联社中国广州四月十八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题：中国的今昔

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在延安时的情景……

现在，完全出人意外，在要美国人离开这个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之后过了二十年，一些美国人再次又成了客人。

过去紧闭的门现在呀的一下打开了，从这个门里走进了一个体育代表队和一些美国记者，其中包括我自己。

欢呼，鼓掌，这些几乎使人感到不知所措。然而，普通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是很诚挚的。当然，事先已经传出话去，说美国人要来了，要好好地对待他们。

但是，非常明显，我们所看到和遇到的中国人是衷心地欢迎政府的新路线的，不论它可能具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酒瓶的塞子被打开了，而瓶里的酒则由于年代久远而更为醇美了。

这个结论是否太乐观了？也许是。现在还没有谁能预测未来。但是从目前来说，看来美国人不可能做什么坏事。

人们告诉你：  
“非常不幸的是，你们的政府是这么顽固。但是我们一贯珍视与美国人民的友谊。”

星期天我到了一个距广州两小时旅程的农业公社，受到了我们已经渐渐知道一定会得到的欢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乘坐的小草在离广州较近的另一个公社前面出了故障，我同路过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攀谈，他是该公社的一位年轻的教师。我问他对美国人有什么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美国人很好。”在中国呆了一周就作出全面的结论未免过于冒昧。我只能根据我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这些城市周围地区的所见所闻进行报道。我可以对道德状况，政治气氛和教育情况作出一个评价。

二十五年前，中国是贫穷和落后的。它已取得了进步，但仍然是世界上的穷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进行了——而这里的共产党人说正是由于进行了——一九六九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工农业产量已有了异乎寻常的增长。

但是，对于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估计七亿二千万——的国家来说，它还不是它应该是而且在将来非常可能成为的那样一个经济大国。

昔日，在所有这三个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很明显的。

上海一度曾是亚洲的“罪恶城市”。在那里，乞丐们向脚穿高跟鞋，身着诱人的长衫（一种开衩很高的裙子，现在在大陆上已经绝迹）的太太们乞讨铜板。那时的上海是一个充满了食不果腹的黄包车夫，肮脏的贫民窟和濒于死亡的穷人的城市。

在百老汇大厦外面（我曾在那里住了一年）停泊着许多小船，船里挤满了饥饿的和接近饥饿的人，神气十足，营养良好的美国人都转过脸去，不忍一

睹。贫富之间的悬殊是惊人的。

今天，大街上已经没有了乞丐，没有黄包车，没有快要饿死的穷人了。那些小船也从上海的苏州河上消失了。

污秽的情景已被一派整洁而简陋的景象所代替。富人和很穷的人现在已不再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普遍一致的状况。一度悬殊很大的贫富两极的差距现已缩小。华美的服装和槛褛的衣衫都已被蓝色和草绿色的布衣，布帽和胶底鞋所代替了。

在一度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馑的地方，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吃得饱——至少在我访问过的地区是这样。普通人看上去是强壮，健康而满足的。

在那些大居民中心已盖起了一些新的房屋。但是，现在仍在使用的旧旅馆，办公楼，政府建筑物和普通住房的数量却多得惊人。如果说一直在大兴土木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太明显的。

与二十五年前不同的是：即使是最陈旧的房屋也极其干净，并且维护得很好；这种事对昔日的中国人来说该是很稀奇的事情。街道是洁净的，没有垃圾和废物，即使是通往农村的漫长大道也像是管理得很好的林荫大道一样。

也没有多少苍蝇。这对老中国通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中国人吃饭，谈话的时候对于停在他们脸上的一群苍蝇就像毫无所感似的情景。

最后，今天中国的士兵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男儿，他们自豪，营养良好，纪律严明，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的精华。而在旧时国民党人统治的大陆上，年轻的中

【法新社香港六月一日电】英中贸易理事

会主席约翰·凯齐克今天在这里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领袖，他受到人民的崇高的尊敬，他的地位看来是很牢固的。

凯齐克在对华南和北京进行了六个星期的访问后回到香港时说：“在这里，你可以听到这些事情，但是，在你访问中国之前，你不可能真正的了解它。”

他说，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而且看到这次旅行“对中英关系来说是很令人鼓舞的”。

他说：“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其中包括我们国

## 英中貿易理事会主席談訪華觀感

家，现在有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同中国这个富饶的国家的人民发展友好的关系。”

凯齐克说，从我所看到的来说，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稳步的前进。

工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生产线和设备的一些部分不能和西方相比。生产的产品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农业正在欣欣向荣。连续获得了九年的丰收，中国人相信，第十个丰收年即将到来。凯齐克说，他认为他们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杭州周围的平原种着

国人是被人用绳子绑着，经过大街拉到征兵站去的。见到过这种情景的人是很少能迅速忘却的。

显然，政治制度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的改变。可偷的东西少了，偷盗现象也少了一——在这次访问中，我把我所住的旅馆房间的门窗整天地开着。但那并不是说不存在犯罪活动了。犯罪活动确实还是存在的，显然数量是减少了。

结婚的仪式很简单，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当时必须大摆宴席，并且必须购买大量嫁妆。

离婚也有，但是人们告诉我说这种事情是比较少的，这主要是因为民事法庭总是尽可能地设法调解。

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当然，这种道德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意味着没有人染上拼命赚钱的恶习。相反，个人主义是一个讨嫌的字眼。

中国人在体育比赛中是知道怎样竞争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有些像英国人一样——比赛是为了打球，而不是为了赢球。

一切都贯穿着一种信念：他们的做法是人类共存

的唯一道路。这种信念促成了对其它制度的某种程度的不相容的态度，但是它却有助于形成异乎寻常的力量和自信心，这正是昔日的中国所缺乏的特性。

就在几年前以前，中国人还认为教育是有钱人的事，他们是不能从事卑贱的工作，甚至不能从事技术性的工作而弄脏双手的。现在所有这些都被扫除了。

今日之中国是技术人员的中国，是工厂工人和农民的中国——所有这些人的生活都是一种劳动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取乐的生活，他们专心致志于一项事业而不是个人的进取。

拿破仑一度说过，当沉睡的中国巨人醒来的时候，必须小心提防。

在一九七一年之际，中国已开始动起来了——而目前它还是一个友好的巨人。

值若增长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这将是大量的

庄稼，一片青葱。他又

说，北方不仅种植小麦，而且在种植稻子。

凯齐克说，美国参加对华贸易还早得很。

但是他表明，他可以预料美国终将同其他国家一起谋求机会，他觉得随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日益增长，这种机会是一定会到来的。

然而，他认为，这方面的增长将是逐渐的，而不会是惊人的。

凯齐克说，“这块饼不会是较大的一块。饼块可能切成大小不一。”

他认为，尽管如此，中国七亿人的国民生产总

钱。他认为，中国将开办国际航空业务，但是他认为，进出中国的航空旅行业务不会迅速增长。

他说，中国银行的官员对他说，其政策是在贸易中不仅将使用中国货币，而且将继续使用国际货币，但是宁愿有可能就使用人民币。

他又说，一般说，看来中国对外国的信贷和贷款并无多大兴趣。看来，他们更加关心得更多的是使他们的预算和对外贸易实现平衡。他们的工作

制度使这两者都保持很好的平衡。

## 苏宇宙航飞行员死因调查委员会发表公告

说宇宙航行员的死亡是因飞船密封受到破坏造成的，但又说飞船的结构没有破损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日电】苏联宇宙航飞行员多勃罗沃利斯基，沃尔科夫和帕查耶夫死因政府调查委员会公告：

在对“联盟—11号”宇宙飞船的飞行参数记录进行研究后确定，在下降段之前，飞船的飞行一直正常。宇宙航飞行员多勃罗沃利斯基，沃尔科夫和帕查耶夫是按飞行计划进行操作的。

在直到着陆为止的历时三十分钟的飞船下降段内，下降装置内的气压迅速下降，导致宇宙航飞行员突然死亡。医学和病理解剖学检查证明了这一点。

气压下降的原因是飞船的密封性受到破坏。对完成了软着陆的下降装置的检查表明，飞船的结构没有破损处。

技术分析推断出造成漏气的一系列推测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的分析研究正在继续中。

【美联社莫斯科二日电】西方共产党人士今晚说，三名宇宙航飞行员是因座舱突然降压和他们的血压致命地上升而死亡。

这些人士说，这是苏政府医务委员会经两天调查确定的。

据这些人士说，“联盟号”着陆舱在与轨道座

舱分开时稍微受到了损坏。他们说，在舱壁上造成了一个小孔。在制动火箭在宇宙航飞行员开始进入大气层前不久点燃时，这个小孔扩大了。

这个较大的孔使座舱突然降压，并使宇宙航飞行员血压致命地增高。

他们显然是由于所说的“血液突然冲入大脑”而立即死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日电】非苏联的共产党人士今晚说，“联盟—11号”宇宙航飞行员因座舱内突然减压使血液中出现气泡造成栓塞而死亡。

这些人还说，科学家

们推测，减压是工作舱与下降舱分开时发生的。

消息表明，这三个人没有穿宇宙服，如果穿了的话本来可以保护他们不受气压突然下降的伤害。从电视上看到，在发射时，宇宙航飞行员只穿纤维工作服，戴着通讯帽。

这些人士说，在宇宙航行员的血液中发现与突然得不到氧气相一致的气泡。

【美联社伦敦二日电】伦敦《新闻晚报》驻莫斯科记者今天说，俄国三名宇宙航飞行员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当地封好他们飞船的舱门”。

通常消息灵通的记者维克托·路易斯说，对死因的这种解释是参加国葬的莫斯科科学家们提出的。

他说，这意味着设计上的缺陷引起了悲剧

### 苏人民不满苏领导集团玩忽人命

【法新社莫斯科五日电】（记者：瑞安·拉法埃利）西方空间专家预言苏联计划在今天或明天发射“联盟—12号”飞船，然而今天在莫斯科，人们对这种预言抱非常怀疑的态度。

即使导致三名宇宙航飞行员死亡的事件仅仅是由单纯的技术上的故障造成的，并且承认拜克努尔空间中心的技术人员已有时间对“联盟—12号”作出调整，但是苏联人民在这场悲剧之后所受到的巨大的打击似乎排除了立即恢复载人空间飞行的可能性。

昨天一整天，莫斯科人排着长队，鱼贯经过封入克里姆林宫墙的三名宇宙航飞行员骨灰的地点。据许多不同来源的消息说，全体人民听到这个悲剧消息起初都固然若失。

这种心情现在又加上一种心情，就是对于那些负责“联盟号”计划的人的某种程度的集体的不满情绪，一些人认为他们或许曾以三名宇宙航飞行员的生命来冒险，以便打破空间纪录。

据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如果苏联不久再发射一艘载人空间飞船，那就表明了一种惊人的顽固和蔑视命运的态度，这同一九六七年四月科马罗夫死后表现的极端谨慎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